

军工大

梁步阁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爱情往事

Love Story in th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PLA

康师傅与阿香婆

把爱情活埋了

Instant Noodle & Chili Sauce

Bury Lo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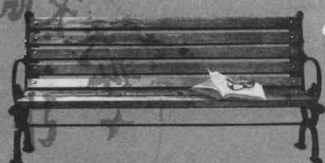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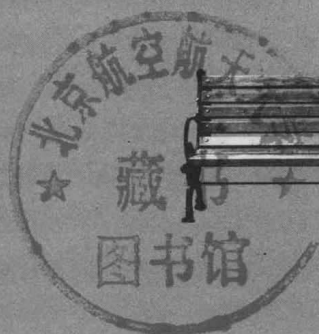
013067498

I247.57
2823

◎ 梁步阁 / 著

军工大

爱情往事



I247.57
2823



北航

C1675299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工大爱情往事 /梁步阁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33-2445-1

I. ①军…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6121 号

书 名: 军工大爱情往事

作 者: 梁步阁

责任编辑: 姜念光

责任校对: 刘晓京

装帧设计: 朱宏华

文图排录: 诗雅颂印务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16 开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445-1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上卷·康师傅与阿香婆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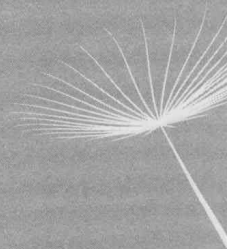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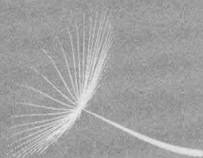
一·秋寂 002

二·春香 043

三·夏之绚烂 074

附记 112

下卷·把爱情活埋了 113



上卷
康师傅与阿香婆



一. 秋寂

“免贵姓康,叫我康师傅就行。”

“不会是方便面吧?”

“还真是方便面。没有其他优点,只有一个,还真是方便面的本性——容易泡。”

“呵呵,色。”

“色? A.色胆包天之色;B.国色天香之色。美女您肯定是属于后者了,不知您指在下的,是指哪一个?”

“你说我是美女?那我就做一回美女了。不过可不是什么国色,身上倒是有点香——在喷了香奈儿5号之后。”

“香美女芳名?”

“……香……叫我阿香婆得了。与你康师傅一起,真是色香味俱全了。”

“敢问婆婆贵庚? A.劳动节,B.儿童节,C.建党节,D.建军节,E.国庆节。”

“哈,康师傅,贵庚何意?年龄是也,并非生日。知否知否?”

“哈哈,我康师傅岂有不知贵庚之意,只怪你阿香婆错了错了。下面我用金山词霸帮你翻译翻译:How Old? A. 51,B. 61,C. 71,D. 81,E. 101。”

“呵呵,见笑见笑。语言障碍既已排除,Now the answer is D。”

“81岁的老太太上网,稀罕稀罕。看来我以后真得称您做婆婆了。”

“先别乐得慌。为了保证答案的真实性,我只好委屈委屈人民解放军了。因为我真正的年龄是解放军倒立——18。不过你要称我做婆婆,我也没意见。”

“呵,口气不小哇!你是80年生的了。80年代的小丫头居然好意

思让 70 年代的老师傅喊自己做婆婆。”

“你 70 年代？”

“Yes。79 年，标准的 70 年代。：）”

“啊，还差点让你给唬住了。婆婆照喊不误！：）”

……

校园里就是这么无聊，网上还是这么无聊。

我退出了聊天室——这个没得聊也能聊完你机时的无聊之地，并不是说我还能严格要求自我，而是队干部严格要求部下，我必须赶在 16:00 之前返回宿舍整理内务了。

宿舍，其实我老是觉得军队的宿舍更像是豆腐房。什么都讲究叠成豆腐块。被子、毛毯、毛巾、枕头、衣服，甚至卫生纸卷儿也恨不能做成方的。只可惜我的诸多内务项目全都是豆腐渣工程，以至于检查的队干部要干脆把那豆腐渣被子扯开来，变成一堆豆腐脑。而且要把我这种“豆腐渣工头”的大名拿出来示众。看来以后即便是转业了，在地方上也是没得混。因为据说地方上对这种工头更是深恶而痛绝之。

回到宿舍，大家已经开始忙活了。警长已帮我擦了窗户，我只需整一整面包似的被子，收拾收拾抽屉壁柜就可以了。

20 分钟以后，内务全部搞定。

我下面要做的只是在板凳上坐等，坐等 17:00 的军容风纪检查。军队里的统一管理把时间也这样硬生生地划成了豆腐块，你必须学会如何把这块与块之间的豆腐末儿留给自己自由享用。而且这回我也绝不怕再被揪着“辫子”了。在去北维的路上，我已经在芬雅剪过那又刚刚抽出芽儿的头发根了。我老是觉得，头上顶着的是一块韭菜畦，每次它刚抽出韭黄来，不，韭黑夹杂几根韭白来，便要被割上一茬。这韭白也是在军事工程大学才培养出的最新品种，而且它们似乎正长得愈发旺盛。

“康亦慨——”走廊里有靓妞的声音,而且偏偏喊的是我。

My God,今天是天使们值班。

“两点多钟有你电话,西安的,姓秋。”

My God Once More.天使就是能带来好运。眼前这位叫什么英儿的,前世绝对是丘比特的马子。虽然我跟她几乎没什么交往,但是我敢肯定。

“哈哈,佳人有约?!”回到宿舍,黑猫警长在笑我。

“哈……”全班一阵哄笑。军校就如同寺院,更何况我们四院。然而偏偏是在寺院里却住着几十位天使,而且是宿舍同楼。五楼,高高居上,相当于一般寺院里的藏经阁。

自习室里,我决定用抓阄来决定我的决定。撕下两片纸,写上字,揉成团,闭上眼睛,摸出来一个,摊开,结果上面是“No”。

难道我还要继续等下去?以前是为了清华而放弃着帆华。现在呢,不依然是等?!

一张小小的书签从书中滑落。我捡起它,默默地念着背面的小诗。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首诗送给你,帆华:

笑我生性笨如牛,

偏爱学海竞风流。

云帆直欲济沧海,

风华少年却白头。

“喂,康师傅,不会吧?美女喊你说句话,就整晚上发呆成这样!也太容易泡了。”警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凑到了身后。

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什么英儿,“哈哈,工大美女一回头,上帝不再管地球。我还真不想让上帝绝望。我今天在网上泡上了一个美女,叫什么香儿。”



有时候,内心世界不可能完全向别人打开。但又为了澄清他的误会,我只有用一个误会去冲掉另一个误会。也许误会虚拟的网络比误会现实的生活,麻烦要更少一些。鬼才知道,我下次上网,会不会再遇上那个阿香婆。我为自己的脸皮感到满意,李宗吾的《厚黑学》被我练就了“厚”字诀。

“西安整屋,仙游寺在拆迁过程中出土 10 颗舍利子。”我在网上滥情地发帖,期望着来自家乡周至的这条号外在网上真正做到周知。前几天的《新闻联播》我没有看,然而道听网说也没什么错儿,网络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况且大学二年级学生,也完全不必像小学二年级那样,对“要诚实,不撒谎”那近似于《三字经》的《小学生守则》再敬若神明。

“嗨,康师傅。好久不见你泡吧,不会真被哪位 MM 泡上了吧??——阿香婆。”

“康师傅不能整天泡着吃,网吧也一样。”Morthor_De,军工大校园内禁止上网,外出也只能周末请假。没有纪律这根高压线,我会像基督教徒般,如此禁欲吗?

“你是西安的吧?”

“看到我发的 BBS 了?你还不笨,还不至于属于经典的‘大愚弱智’型女孩。整屋是我家乡。”

“整屋,怎么拼?我这叫‘大智若愚’吧! :)”

“整屋,取整山屋水之意,南依秦岭,北傍渭水。现在简体已改作‘周至’。不过我更喜欢古体儿。”

“挺文气的名字。”

“文气?我们县的老县长当年写的流行歌曲,那才真叫孔夫子打诨——满嘴文气。”

“哈,县长能写出啥歌来?瞎掰吧!”

“你知道谁是我们的老县长——白乐天,白老县长。”

“白乐天,白居易?!”

“千真万确。他老人家当年就是在仙游寺,这次在拆迁过程中发现舍利子的仙游寺,写下了千古流行的好歌金曲——《长恨歌》。”

“白居易做过你们县的县长?!”

“虽说白居易是县长,但全县人民还不是得听老子的!:)”我又抬出了老子,就跟我好多哥儿们谈恋爱老喜欢抬出自己的老子来一样。不过,我抬的并不是自己的老子,也不是为了谈恋爱,而是为了谈天,如此而已。

“听你的?又瞎掰吧?”

“呵呵,:)老子?A.我自己,B.我老爸,C.老聃。Here the answer is C.老子他老人家整天在我们家乡的楼观台讲经布道,只冲他嘴角的白沫儿,你也不能不给面子,不听吧?”

“西安城的名胜古迹真不少啊。你们那的旅游业经济很发达吧?”

“别提经济。一提这,我就想跟我一个老乡急,这个老乡叫赵公明。他倒是知道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让你们南方先富起来了。什么时候我带你去他家——公明洞走走,你就知道他自己的家里有多么Shabby,他自己有多么ShaB了。”

“不会真瞎掰吧?你们县真有才子白居易,又有财神赵公明的话,我有空一定去玩玩。本小姐最喜欢游山玩水了!:)到时候你做我导游吧。”

“No Problem。我吃住行三包,而且绝对是四星级以上水平。”

“四星级水平?你是指我付你的饭钱与房租吧?:):)”

“说实话,你是我肚子里的四大莫克——胃吗?我听说通往男人心脏的捷径是胃,而你真猜到我心坎里去了。:):)”

“No。是肠子,而且是一段香肠。:):)”

“对,肠子直接连在心上,连捷径都不需要了。:)”



我走在学海路上,脑子里是精奥的相对论在飞逝。

爱淹死他(Einstein)讲得没错。

证明如下:[例证法]

在队部与队干部谈心是度日如年;

在网上与美眉儿聊天是度年如日。

故相对论正确。

证毕

如果队长是位美眉——

没有如果,因为我看到“警长”了。科学思维无奈就这样被打断。其实,我的视力很差劲。警长也长得让人眼前一黑的感觉,然而他旁边有着另一位警长。他是又黑又胖,她是又白又瘦。他是黑猫警长,她便是白猫警长了。对,白猫警长,哈哈。我为自己的这一灵感火花感到欣喜,更为自己视力的超水平发挥感到吃惊。或许狼群中,在有同伴搞到美味时,其他狼即便是正在打哈欠,也能马上打一个激灵。这是一种潜质。

“主席——”我带着谦恭的口气老远地招呼。警长姓毛,人称黑猫警长,而我常称他主席。这其中确实带着我个人的一点崇拜。他指点美女,激昂话题,是我们班每晚卧谈会的黄金栏目。

然而警长 A 和警长 B 都没有理会我的热情,那个警长 B 还在银铃儿似的笑着。我犹如 5000 米测试刚过,浑身热气,却被一头按进水房冲了个凉水澡。或者是一张热脸贴在了别人又冰又凉的屁股瓣上,刚好两瓣。这样想着,那笑声仿佛也成了水流的“哗——哗”声。

唉,经过达尔文的进化论,20 世纪末的乌鸦再叼着块肉时,狐狸再向它打招呼,它绝对不会再张口回应一句“Hello”了。更何况那块肉又白又瘦,确实相当不错。

熄灯了,有人查哨,卧谈会推迟了 10 分钟方才开始。

“午夜一加一,无知加白痴。”警长在嘲讽着电台的同时,还不忘

插上耳机,让曾勇教授继续着往耳孔里灌水,灌口水。虽然曾教授讲话时,夹杂着浓厚的湘音,像嚼着一块口香糖,十分令人不爽。

“峰磊,你下午去哪儿了,四点半才回来?”这是班长的声音。

“我……我……”警长此时更像一个案犯,含糊其辞。

“坦白从宽吧。我在路上看到你跟张艳了。”我分明怀着一丝报复心理。

“哈,哈……”

“笑什么?英雄本‘色’。人的恋爱,就如同羊吃白菜;我的多情,是因为体内的荷尔蒙。倒是你个死康师傅,抓紧时间去泡你的刘英吧。不然,过不了几天,她就是毕滔的人了。呵呵。”

“毕滔?就凭他那个形象,只配做丐帮帮主。还想讨乞丐婆?”队里几个学习狂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我最觉着北丐这名号取得贴切。成绩自然很牛,然而个人卫生实在不敢恭维。他的衣服,真让小学生参观后,再以此写一篇作文,则作文里十有八九用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绿油油”。

“吃醋了不是?”

我被将了一军,便马上缄口了。幽默属于优势者,劣势者只有沉默,这是生活中的一个真理。我目前的成绩,根本与北丐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而且我潜意识当中也真有一股醋意。人就是这样,看到别人吃东西,自己咽喉便不由发酸,特别是穷人。

“我想做一个旅行家,游遍中华。欣赏南国水乡的明秀;感怀北方山川的雄壮。康师傅,你教我学陕西方言吧。”

“你想学哪些?”

“你这是同意了。真是好师傅。随便教什么都可以。”

男人和女人之间,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特别是男孩与女孩(姑且这么认为吧),网上更是如此。只是生活中与女孩聊天是君子动口,用嘴聊;网络上与女孩聊天是痞子动手,用手搞。这可苦了我的手指



儿,我双拼的速度实在与我写毛笔字的速度相差无几。

“首先称谓上便很有一说。你走在西安大街上,听到陕西人说‘喔不是个东西’,千万别以为陕西人忒谦虚。‘我不是个东西’,挺滑稽的,其实这是在说,‘他不是个东西’,骂别人哪。‘喔’,第三人称代词,‘喔’,他也。”

“然而你走在西安大街上听到陕西人似乎一脸义愤地说,‘饿死天下最混的王八羔子’时,你千万也别上前帮腔:‘对,饿死王八羔子’。他这时才是真正在谦虚哪,‘我是天下最混的王八羔子’。‘饿’,第一人称代词。我,‘饿’。这可能与陕西人老是填不饱肚子有一定历史渊源。”

“你走在西安大街上,可能会看到二十多岁的人管同样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叫爸爸,甚至是一连管好几个叫爸爸。你千万别紧张,以为这有违遗传学基本规律。陕西人口中的爸爸,多半时候相当于你们南方人口中的叔叔,是指父亲的胞弟甚至堂弟。而管亲生父亲也有叫爸的,但似乎叫‘大’的更占比例。”

“你现在走在西安的大街上,可能又看到了另一桩奇怪现象,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甚至于五六岁的孩童,管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肉麻地喊‘老婆’。急得你想去打110报警,以为这有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婚姻法。陕西人管祖母辈的老太太单称一个‘婆’字,再长一辈,便加一个‘老’字,以示尊敬,称‘老婆’。”

“……”

“康老师傅。我这可加了一个‘老’字,以示尊敬噢。你应该知道什么叫礼尚往来吧。”

“对,来而不往非礼也。阿香老婆。”嘿嘿,老虎刚学了两脚猫的功夫,就对猫下“脚”。幸好,猫没有教老虎爬树,就跟我没有教阿香关于老婆的二义性一样。

陕西人管老奶奶叫“老婆”,但是同时也管自己的媳妇叫老婆。这足以让外地人昏头,但陕西人自己绝对区分得清楚。称老奶奶时,

“婆”字音调上扬,更近于普通话语调;称媳妇时“婆”字音调下仄,则更具有陕西方言的语调。看来,阿香老婆永远要自我陶醉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盲区中了。

“另外还有个别变音,也需要注意,比如管‘下’叫‘哈’,‘下雨’叫‘哈雨’。”

“那老外去你们那儿旅游,肯定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摸不着头脑。”

“W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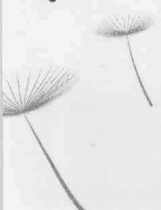
“老外冲着你们就喊哈流、哈流(Hello,Hello),能不遭打吗?”

这样的学生,再教下去,“师傅”真要被卖了,还不知道是“老婆”干的呢。我决定留下些看家本领,只讲些门面货了。就跟大学物理老师离开大纲讲了几堂课的 Maxwell、Newton、Einstein 的生平传记一样,我打算改扯思想观念、人情风俗了。这些东西如同《周易》般玄乎,扯起来才能让听众如同吃棉花糖,看起来好大一团儿,吃起来好大一会儿,而实质上包含的 $C_{12}H_{20}O_6$ 却少得可爱。

“一个旅行家,只学会了方言还远远不够,你必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如同你到了广州,见面打招呼是‘发了没?’你到了西安,见面打招呼就得是‘吃了没?’这叫入乡随俗。”

“这跟陕西方言没关系吧。”

“有关系,你见过外语学院只开《English course》而不开《英美风情》的吗?肯定会出问题。不信的话,你又走在了西安的大街上,不,这次是小街上,是陕西农村的小街上,比如我的家乡。而你事先并没有仔细听‘康老师傅’的话。其中有一条就是,当地孩子取名都特土特俗,叫狗蛋牛蛋的抓起来便是一大把。你为眼前的北国风光所陶醉,而且风景里有一个土气中带着灵气的小男孩在害羞地望着你这个奇装异服的旅行家,从而构成了一幅绝好的《陕西娃》画卷。你准备用你的大手笔来描绘下这道美丽的风景线了。你肯定这如果拿出来,绝对能获得年度最佳作品奖。你打开了画夹,准备写生了。画夹,



这是任何一个稍有点诗意的旅行家所必备的,不,所必背的。”

“有 BBS 快放。BBS=匕+匕+尸=屁。呵呵。”

“好,你迅速用粗黑的碳画笔尖勾勒出小男孩的轮廓,该填上淡淡的颜色了,涂、抹、皴、染……这当口,又出现了一个更小的小男孩,大概是第一位男孩的弟弟吧。他更大胆些,竟上前来看你的杰作。你对他的红脸蛋就是一个亲吻。可能是由于他的天真可爱,也可能是由于他红扑扑的脸蛋更像两个大红富士 apple 吧,而你最喜欢吃红富士。总之他撒腿就跑开了。你继续给他哥哥写生……”

“有屁快放吧,啊。我真要下机了。”

“好。不过该放狗屁的可不是我,因为这时候男孩的妈妈赶来了,气呼呼地指着你说:‘你不放狗屁也就算了,你还咬起我家的狗球来了。’你这才想起了我的那句话,这地方叫狗屁狗球的小孩有一大把。”

“呵呵。康师傅,康狗屁,你是属羊吗?应该是属蛇才对吧,太毒了。”

“拜托,未婚男人的年龄不要随意篡改,就跟已婚女人的腰围不要随意放大一样。而且拜托 again,以后说话别再‘吧’来‘吧’去的了。”

“哦,是吗?可能是习惯吧。呵呵,又吧上了。”

“你终于还是说了个吗字,但是你说过的吧字比吗字多了何止十倍。我是坚决的女权主义者,绝对反对这种‘吧吗’的不均衡歧视。”

其实,更深层次的意思我不便表明。“吧”、“吗”均属语气虚词,都可表示一种询问语气,但二者颇有区别。“吗”是一种更纯粹的疑问、询问、请教语气;而“吧”则在询问中,已经隐含有询问者的主见了,只不过是需要你的一些认同罢了。特有主见的女孩子只配“警长毛”这种情场高手来玩转,像我这种“三脚猫”自是祈祷所遇到的女孩子说话“吧”字越少越好。况且刚才还被她学到了三脚中的两脚。

可惜我把这套直可比高中语文老师分析高考试卷时那种曲里拐弯、七绕八绕、云里雾里、高深莫测的理论硬生生地咽到了肚里，另掰出一套说教来。

那边可能真下机了，我屏息凝视着屏幕上的细微动静，实在比看成绩公布单时要仔细、认真多了。

“阿康，我有些累了，你也下网吧。”

“拜托，又来了不是？难道你非要喊下网叫下网吧、下机叫下机吧吗？我可是又说了个吗字，绝对的女权主义。”

“呵呵，别瞎扯了。下网，好吗？”

又是周末。

“Hello(哈流)，康师傅。”这是打招呼吗？

“Helloer，阿香婆。”我这是正当防卫。

“Helloest！康狗屁。”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是如果是美眉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人是谁？天可怜见。

.....

“阿康，你身边有不少女孩子吧？”

“惭愧，惭愧。纵使身边 girl 多，不能 kiss 奈若何？”我这是标准的打肿 face 充胖子，其实连“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帆华远在西安，好比是镜子里的馒头——看得到，吃不到。而且根据光学惠更斯-菲涅尔原理，镜子里看到的绝对不是真的馒头，而只是馒头的虚像。所以，我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个“虚像”，一张帆华的 photo 而已。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这包康师傅，绝对是坏到不能再‘泡’了，呵呵。”

老天，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但是，轻伤不下火线是我解放军指



战员的英雄本色，所以我依然坚守在网路上。

……

以后的几周，两个无聊的人从“哈流哈流”聊到西部小吃的口水直流，聊到三峡水库的大坝截流，聊到抗洪前线的滚滚洪流，聊到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聊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快活风流，聊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沧海横流，聊到后唐主李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差没聊到大气层的对流与大西洋的环流。目的只有一个，将无聊的时光无聊地“流”过。因为我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打发时光的方式。

也可能是我需要在网上找回以前的自我，另一个快乐的自我。因为在校园里我依然只有消沉与沉默。成绩平平，表现平平，相貌平平，我都怀疑，放下花名册，队长能否会一口喊出我的名字。

至于帆华，上次那个电话后，再没了音信。我根本不知道她补习了一年是否考上，更别谈现在的通信地址！我只能眼巴巴地期待第二次“福音”的降临，当年革命先烈们单线联络的滋味原来如此！

我感到自己像别里科夫，我也正在为自己营造着一个可怕的套子——网吧、BBS、聊天室。更像李登辉。李登辉是“手淫台湾，意淫大陆”；我怀疑自己正在手淫阿香，意淫帆华。

午休。

“康师傅——电话，快点！”黑猫警长扯掉我的耳机，将我从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的歌声中拽醒。

……

“喂，慨子吗？我是秋奇。”

“噢，秋奇儿，哈哈……你现在在哪儿？”听到高中狐朋狗友的声音，我的心情马上骤升 50 摄氏度。秋奇是帆华的堂哥，我与他能交上铁杆兄弟，心理学家称为“爱屋及乌”，政治学家称为“曲线救国”。只记得当时他自称“秋奇儿”，也不知是想与丘吉尔拉关系，还是想与苏乞儿套近乎，反正竟这么叫顺口了。